



100年：重新发现张爱玲

在采访的尾声，宋以朗用平静的语气告诉记者：“我家里已经没有宝物了。”旁人听来伤感，但在他也也许反而是种欣慰——一切家当都拿出来了，他的责任已经完美尽到，没有辜负当年张爱玲的嘱托。

□记者 | 阙政

整整一百年前，张爱玲出生。1920年9月30日，那年中秋节后的第四天，天边的月色想还很好。我们没赶上看见一百年前的月亮，而今隔着她百年的辛苦路往回看，一整个世纪的起起落落，倒恰如天上明月，阴晴圆缺都经历了个遍。

张爱玲曾在给友人的信末写下：“祝最好的运气”。然而她本人却真算不上好运——少年考上伦敦大学，因战事未能成行；转投港大，又因珍珠港事变性命堪虞，中途辍学；闻名上海短短数载便远走他乡，感情上亦曾明月照沟渠……

辛苦最怜天上月，可幸的是，纵使夕夕成玦，也总有一夕如环——上海遂了她“出名要趁早”的心愿，香港激发了她卖座电影编剧的才干，台湾文坛的推崇让她再度成为经典作家，逝后声名更隆，平地惊雷般引发“张学”爆红……

值此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，再度回顾她这一再被“重新发现”的一生，感受恰如她当年在《创世纪》中写下的那一句——

“爱是热，被爱是光。”

出名趁早，传奇启幕

在中文世界富于盛名的张爱玲，



成年后第一次正式投稿，意外地是从英语写作开始的——1942年，她因战事中断港大的学业，坐船回到上海。本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，却被告知要从一开始重读。“半工半读体力不支，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，随即辍学，卖文为生。”——先给英语《泰晤士报》写影评剧评，接着又为英语《二十世纪》月刊连写三篇有关中国的散文。《二十世纪》当时主要的读者群是身在亚洲的欧美人士，因此后来当她把其中一篇散文《中国人的宗教》改写成中文时，特别提到：“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。”——在港大的三年，为了练习英文，张爱玲从不用中文写作，连信件都用英文写，到她回沪谋生时，这英文便派上了用场。

然而要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，张爱玲还必须打开中文市场。1943

年春天，她托亲戚引荐，认识了《紫罗兰》主编周瘦鹃，将自己回沪后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沉香屑 第一炉香》呈上。据周瘦鹃记述：“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《沉香屑》来，一壁读，一壁击节，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（毛姆）的作品，而又受一些《红楼梦》的影响，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，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。”

在《〈传奇〉再版序》里，张爱玲留下她的名言：“出名要趁早呀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而她在上海的成名称得上一炮而红——《第一炉香》《第二炉香》于四个月内接连在《紫罗兰》发表后，很快，《万象》《杂志》《天地》《古今》《苦竹》《小天地》都开始刊载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。她投稿不分官方还是民办，只看哪家畅销、有更多的读者、更高的稿费。《茉莉香片》《心经》《倾城之恋》《琉璃瓦》《金锁记》《封锁》《年青的时候》《花凋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四面八方广撒网的目的，是趁热打铁，一直保持人气，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，获得市场的认同和追捧。

才气纵横而又精打细算之下，1944年8月15日，《传奇》问世。这本“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，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”的小说集，

上图：桑弧镜头下，担任文华编剧期间的张爱玲，由收藏家刘钢从桑弧遗物中发现。